

从200亩到2000亩 彭超的新农人“升级”记

口述:彭超 整理:晚报记者 潘凡/文、摄



冬日的惠山区前洲街道铁路桥村,翻耕平整的土地上空,一架无人机正将麦种均匀地撒向土地。随着遥控器弹出“作业完成”的提示,种粮大户彭超长舒一口气,今年的小麦播种工作已圆满完成。谁能想到,7年前的他,还守在渔网加工厂轰鸣的机器旁,对种地一窍不通。如今,他成了一名全职种粮人,把曾靠父母人力打理的200多亩“责任田”,变成了脚下这片2000多亩的“丰产田”。

转身 从机器轰鸣到稻花香里

我叫彭超,今年37岁,安徽合肥人。2018年,我靠打工攒的钱在老家开了一家渔网加工厂。远在南京种地的父母总让我牵挂。他们承包了200多亩地,经常给我打电话,让我回家搭把手,我都说厂里忙走不开。那时的我觉得农业是“靠天吃饭的苦差事”,半点兴趣都没有。

直到2019年的一天,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,说父亲病了,田里的活实在干不动了。挂了电话,我匆忙赶到无锡。刚到地头,就看见父亲蹲在田埂上咳嗽,黝黑的脸上满是疲惫,母亲则背着70多斤的肥料桶,在水稻田里深

一脚浅一脚地挪动,桶带勒得肩膀通红。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,当场答应农忙时留下来帮忙。

第一次开拖拉机耕田,凭着以前跑过运输的底子,我上手挺快。可真正的苦,在撒肥、播种时才尝到。20斤的桶加上50斤的种子,压得我直不起腰,再加上自身的体重,我踩在稻田里,像深陷在沼泽里一样。一天要撒2000多斤种子,从清晨忙到天黑,我累得连端饭碗的力气都没有。田里一天的活感觉比在工厂干一年还累,农忙一结束,我就想着逃回去。

父母看出了我的心思,晚饭时跟

我聊起家常。“你的加工厂开得怎么样?”父亲呷了口酒问。我叹了口气说:“也就保个开销,有时候渔网也会卖不掉。”母亲接话道:“种田虽累,但稳当。现在国家政策好,农民有奔头。”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父母的话在耳边打转。第二天,我跟老婆商量,她说:“爸妈年纪大了,田地也是份家业,去试试吧。”

2020年,我咬牙关掉了经营了3年的渔网加工厂,在无锡正式成了全职种粮人。我坐在拖拉机上,看着稻浪翻滚,闻着泥土清香,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,是守在车间里从未有过的。

记者感言

彭超的田地里,没有密集的人工劳作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现代化农机;没有“够吃就行”的保守想法,有的是“敢试新品种、敢用新技术”的闯劲。谈起农机型号、种植技术,他的眼里闪着对土地的热爱与对事业的笃定。从200多亩地的“帮工”,到2000多亩地的“掌舵人”,他用新思维、新技术唤醒土地的潜力,让“粮袋子”更稳,让“好日子”更甜。

破局 用科技为种田“减负”

“为什么别人种地没这么累?”我揣着疑问,去拜访邻村的种粮大户。一进人家的田里,我就彻底开了眼。

只见一台拖拉机拖着撒肥机在田里穿梭,轰鸣声过后,肥料均匀撒在地里。“这一天能撒200亩。”大户笑着说。我惊得合不拢嘴,我们人工撒肥一天最多撒50亩,还累得半死。更让我震撼的是,人家用机器插秧,不仅效率高,产量也比人工播种高。“种地要动脑子,不能光靠力气。”大户的话点醒了我。

回来后,我打定主意要引进新设备。可真要花钱时,我又犯了难,那时,1台大疆T40农业无人机要5万多元,相当于小半年的收入。老婆攥着存折说:“钱不够我们凑,总不能一辈子靠力气种地吧。”于是,2022年上半年,我终于把T40无人机买回了家。

第一次操作无人机,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。对着说明书学了三天,从定高飞行到航线规划,我一遍遍在空地上练习,直到能精准避开田埂边的树木。当无人机载着种子在田间穿

梭,看着屏幕上均匀分布的播撒轨迹,我站在田埂上,激动极了。以前200多亩地人工撒肥要忙好几天,现在无人机一天就搞定,效率翻了好几倍。

尝到科技的甜头后,我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,现场观摩、网上搜课程,跟同行交流。农机库里的设备也越来越多,撒肥机、播种机、深翻机、打浆机等,短短几年就添置到了30多台,无人机也有了3台。前几天播种小麦时,用无人机1周就播了1000多亩,以前,这得几十号人忙大半个月。



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| 世象微纪录

“世象微纪录”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、人生百味,欢迎提供您自己的、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,一经采用,给予报料奖励。

电话:0510-88300000

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,通过“新闻+”菜单下的“新闻报料”提供线索。

微信号: jn88300000

扎根 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未来

父母那辈习惯种老品种,觉得“稳当”,可我知道好品种才能有收益。这些年,我四处打听优质品种,筛选出适合本地土壤和气候的高产品种。从以前的亩产水稻七八百斤,到现在的稳定在1200斤,出米率超过70%,收益翻了一番。

变化的不只是产量,还有父母的态度。以前,他们总担心我“不务正业”,现在逢人就夸:“以前种地靠力气,现在靠科技,还是年轻人厉害。”今年,我还办下了家庭农场执照,开始尝试加工卖成品大米,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。

有人问我,放弃工厂种庄稼后悔吗?我总说,田野比车间开阔多了。开工厂时,我愁订单、愁销路,现在我愁的是怎么引进更先进的技术、怎么种出更好的粮食。农业从来不是落后的行业,而是充满希望的产业。

敦睦堂:会“走路”的校史馆

在雪浪中学里,书声琅琅,青春洋溢。然而,就在这片现代化校园的一角,静立着一栋与众不同的建筑:清水砖墙、老虎窗,透着浓浓的民国风情,这就是敦睦堂。

“这栋楼是‘搬’过来的。”文史爱好者浦耕霖道出了这座建筑的特别之处。他轻抚着敦睦堂的清水砖墙介绍道,1939年,由一批民族工商业人士资助,在雪浪山麓的烧香浜肖公祠内创办了私立敦睦商业初级中学,这就是敦睦堂的前身。“敦睦”之名,

源于祠堂内左宗棠手书的“敦睦堂”匾额。眼前的这栋二层砖木小楼,建筑风格中西合璧,正是上世纪30年代无锡乡镇兴办新式教育的实物见证。

1949年时,学校搬迁到上海发兴翻砂厂资本家陆根寿的私人住宅里,就是如今所看到的这栋楼房,学校也改名为敦睦中学。1957年,学校又更名为雪浪中学。2009年,雪浪中学搬迁至敦睦路,校训沿用了从前的“敦睦”二字。从敦睦中学到现在的雪浪中学,学校数度易名移址,但校风校训始终不变,敦品育人、睦风兴校、敦厚和睦的品质一直传承至今。

敦睦堂在历史上不仅是一所学校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有多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身份在这里隐蔽,暗中开展革命工作。许多学生受



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,纷纷投身革命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为更好地保护老建筑,2016年,相关部门采取了异地保护措施,将敦睦堂移建至雪浪中学内,并对建筑进行日常保养维护。

移建后的敦睦堂完好地保留了原有的风貌特征。走入楼内,一楼的房间已被改造为学校的心理咨询室

和校医务室。浦耕霖带着我们走到一堵朴素的砖墙前,上面的砖块上清晰地刻着两个大字——“胜利”。据介绍,这是当初抗战胜利后专门砌起来的,用以铭记那段历史。如今,它是校园里一座活的校史馆,古朴与现代交相辉映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(施剑平/文 史晨霏/摄)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老建筑
会说话